

唐文粹補遺

一
函
四
冊

唐文粹補遺

PDG

唐文粹補遺卷第六目錄

文二

祭率府孫錄事文

陳子昂

祭楊盈川文

宋之問

爲伎人祭元十郎文

張說

還京次睢陽祭張巡許遠文

高適

祭幽獨君文

李道昌

祭伏波將軍文

李觀

衡州祭耆里渡溺死百姓文

呂溫

祭處士李君文

符載

祭故處州李使君文

杜牧

祭小姪女寄寄文

李商隱

奠陸龜蒙文

吳融

唐文粹補遺卷第六

吳江 郭麐 祥伯 纂

英山 金勇 仁甫 校

祭率府孫錄事文

陳子昂

維年月日朔某等謹以云云古人歎息者恨有志不遂如吾子良
圖方興青雲自致何天道之微昧而仁德之攸孤忽中年而顛沛
從天運而長徂惟君仁孝自天忠義由己誠不謝於昔人實有高
於烈士然而人知信而必果有不識於中庸君不慚於貞純乃洗
心於名理元常旣沒墨妙不傳君之逸翰曠代同仙豈圖此妙未
極中道而息懷眾寶而未攄永幽泉而掩魄嗚呼哀哉平生知己
疇昔周旋我之數子君之百年相視而笑宛然昨日交臂而悲今
焉已失人代如此天道固然所恨君者枉天當年嗣子孤藐貧窶
聯翩無父何恃有母惻焉嗚呼孫子山濤尙在稽紹不孤君其知
我無恨泉途嗚呼哀哉尙饗

祭楊盈川文

宋之問

維大周某年月日西河宋某謹以清酌脯羞之奠敬祭於楊子之靈曰自古皆死不朽者文北河流液西岳吐雲叶神通契降精於君伏道孔門遊刃諸子精微博識黃中通理屬詞比事宗經匠史玉璞金渾風搖雲起聞人之善若在諸己受人之恩許之以死惟子堅剛氣陵秋霜行不苟合言不苟忘大君有命徵子文房余亦叨天隨君頡頏同趨北禁並拜東堂志事俱得形骸兩忘載罹寒暑負病洛陽裘馬同弊老幼均糧自君出宰南浮江海余嘗苦饑今日猶在之子妙年香名早傳從來金馬夙昔崇賢門庭若市翰墨如泉千載之後聞而凜然死而不亡問余何傷傷予命薄益友零落生平之言幽顯相託痛君不嗣匪我孤諾君有兄弟同心異體陟岡增哀歸葬以禮旅櫬飄零於洛之汀我之懷矣感歎入冥見子之弟類子之形悼往心絕慰存涕盈古人有言一死一生昔子往矣追送傾城今子來也乃知交情惟郭是戚有崔不易來哭

來祭哀文在席帷席可依冰雪四滿家人哀哀賓徑微斷今我傷
悲情懃昔時子文子翰我緘我持子宅子兆我營我思子有神鑒
我言不欺我有絮酒子其歆之我亦引滿儻昭神期魂兮歸來聞
余此詞

爲伎人祭元十郎文

張說

維神龍三年月朔日故伎人伏十善謹以清酌少牢之奠致祭於
元十郎之靈淥流茂樹萍蘿是依山崩川竭魚鳥何歸恭維主君
高才達節賞心樂事風流不絕歌豔露華舞迴春雪幸持此技承
君餘悅綺羅脂粉嬌上春自言終代保情親寧知一旦君恩斷繁
弦清管爲何人懷主君之異顧願徇命於九泉迫夫人之嚴旨遂
投足於他門生有十年之愛沒無一日之恩雖强容飾於新奉心
摧絕而不敢言君子廣德仁心必徧疇昔與君琴樽懽宴永懷蕙
歎俯憐荼苦錫以時珍申哀故宇廡車旣展祖奠斯開悲歌助挽
長袖承杯平居好此魂來不來心思往而莫遂足欲返而遲迴終

天地於此訣毒煩冤而難裁

還京次睢陽祭張巡許遠文

高適

維乾元元年五月日太子詹事御史中丞高適謹以清酌之奠敬
祭於故御史中丞張許二公之靈中丞體質貞正才掩羣豪詩書
自負州縣徒勞惆悵雄筆辛勤寶刀時平位下世亂節高賊臣通
逆國步驚騷兩河震恐千里嗷嗷投袂灑泣據鞍鬱陶全譙入宋
收梓捍曹心繫魏闕志清武牢帝曰嗟爾龍光豹韜憲台戎幕持
斧擁旄嗚呼予亦忝竊統茲介冑俄奉短書至夔狂寇裹糧訓卒
達曙通晝軍乃促程書亦封奏遂發趨勇俾驅鳥獸將無止心兵
亦死鬪賊黨頻蹙我師旋漏十城相望百里不掇紘紘嘯聚兵鋒
亦奏積薪爲梁決岸成竇嗚呼當此虎敵豈無強鄰常時肝膽今
日越秦堅守半歲絕糧數旬柿椽秣馬糒紙飼人病不暇拯歿無
全身煎熬甲冑喙嚙膠筋慷慨艱險淒涼苦辛嗚呼我辭淮楚將
赴伊洛途出茲邦悲纏舊郭邑里灰燼城池墟落何九拒之崢嶸

皆二賢之制作聲蓋天壤氣橫遼廓讓死爭先臨危靡卻嗚呼
字天亦難論萬夫開壁一旅纔存衰羸既竭力弱相吞陷阱纖路
梯衝棧門土壕水合木柵雲屯居卽其敵突無其奔煙雲劒戟逼
側紛昏與求生而害義寧抗節以埋魂嗚呼悖逆殲潰干戈將止
海岳澄清朝廷郅理封功列爵懷黃拖紫傷哉二賢不預於此嗚
呼孀婦伶俜愛子追贈方榮賞延茲始寂寂梁苑悠悠睢水黃蒿
連接白骨填委思壯志於冥冥問遺形於荆杞列祭空城一悲永
矣

祭幽獨君文

李道昌

嗚呼萬古邱陵化無再出君是何人能閑詩筆何代而亡誰人子
姪曾作何官是誰仙室寂寞夜臺悲乎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
桃源三月綠草垂楊黃鶯不轉猿聲斷腸不題姓字寧辨賢良嗚
呼痛哉歎惜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松嶺上嵯峨碧山

祭伏波將軍文

李觀

嗚呼伏波之生好兵自喜幼有壯節騰聲出仕定冊歸漢謨俞帝旨算無失畫功代可紀破斬徵側實平交趾來征蠻溪未卒而死小人赤口曷本於理蕙苾南還明珠謗起乃收侯印爵不及子唯德不忘愛留社里築廟以祭人敬其鬼久而若新千載不毀詰詰嗤嗤易白成緇孔子義失勛華不慈曾氏殺人母投於機居竊厥嫂陳平不疑申生寘毒晉有驪姬是以無極巧舌伍奢族夷孟子傷讒淒兮作詩公失其所梁松實爲何獨將軍自昔如斯故士有歷百代而不滅者嘗被訕於當時苟窺心而不作雖棄置其奚悲赫赫聖帝嘉賢命祠酒斚旣列神乎降思尙饗

衡州祭耆里渡溺死百姓文

呂溫

維元和五年歲次庚寅十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刺史呂某遣故衙前虞侯何防以豚酒蔬果致祭蘇昇陳演李寬秦陳甫魯餘之靈爾等五人感余誠信力輸公稅爭赴先期溪山阻深潦水暴至不忍欺我忘其險艱州令未明津渡不謹致此淪逝咎由使君興

言涕流痛念何及聊申薄酌兼致微贈代納殘稅皆余俸錢魂而有知諒此深意向饗

祭處士李君文

符載

良友三人來自蜀川身棲廬嶽氣屬雲天至寶多脆靈芝不堅君與王生早落窮泉當時食貧空禮從權殯宮蕭索二十餘年在風塵中觸故牽纏每懷曩昔深衷惻然頃亦有意祇承付託訪君姻族獲歸京洛賢舅緇褐外弟罷弱實恐歲時遂移舟壑神本尚簡禮貴適時卽其故地而窀穸之衛玠短命伯道無兒千秋拱樹我心傷悲嗚呼我李處士已而已而

祭故處州李使君文

杜牧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某月日池州刺史杜牧謹遣軍事押衙王鏐謹以清酌庶饌之奠敬致祭於亡友李君起居之靈憶昔相遇兩未生鬚京師眾中跡猶甚疏一言道合盡寫有無我於宣城忝跡賓吏君隨幕府東下繼致復與友人故薛子威邂逅適願如相

爲期放論劇談各持是非攻強討深張矛戟機怒或絕赫終成笑
嬉於後七年君拜左史來蜀西川我官補闕云愧我先拜章清代
蓋私我焉我有家事乞假南來循行里第君出離杯令弟在席恣
爲談諧耳熱膽張觥聯相狹我歸墜馬一支幾摧君來我坐側倚
旁俛持簡酸吟戲口猶開云君我殺以酒相加忌我才及我南
去君刺池陽我守黃岡葭葦之場惟君書信前後相望辭意纖悉
勉我自強律我性情補短裁長一函每發沈憂并忘幸會交代浚
檄若飛江山九月涼風滿衣爲別幾時多少懼悲志業益廣不可
窺知長人之術首爲吏師縱酒十日舞袖傲垂語公之餘且及其
私許以季女配我長兒莫云稚齒可以指期各負少壯輕後會時
寓居宣城書札日馳一疾不起計來猶疑嗚呼哀哉惟先僕射儉
德冠古凡二十年四領茅土所至所治曰人父母官俸餘半委庫
不取京師里第蓬茅數畝慶餘生君曰天爵補何聰明才智兮不
使施爲何付與之多兮折之何暴天陽地陰高厚相侔上有河漢

瓠天橫流百刻晝夜平分不饒皎不陰晦一月幾朝二男三女俗
率如此三男二女無有其地君子小人鼻目並列與小人校會無
百一於百一中以秀奪實凡稟陰陽生於其間陽常不勝賢者宜
難自古皆然欲復何言撫孤一弔拍棺一哭咫尺不遂涕下相續
期於沒齒盡力嗣子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小姪女寄寄文

李商隱

正月二十五日伯伯以果子弄物招送寄寄體魂歸大塋之旁哀
哉爾生四年方復本族旣復數月奄然歸無於鞠育而未深結悲
傷而何極來也何故去也何緣念當稚戲之辰孰測死生之位時
吾赴調京下移家關中事故紛綸光陰遷貿寄瘞爾骨五年於茲
白草枯菱荒塗古陌朝飢誰飽夜渴誰憐爾之栖栖吾有罪矣今
吾仲姊返葬有期遂遷爾靈來復先域平原卜穴刊石書銘明知
過禮之文何忍深情所屬自爾沒後姪輩數人竹馬玉環繡襦文
褓堂前堦下日裏風中弄藥爭花紛吾左右獨爾精誠不知何之

沉吾別娶已來嗣緒未立猶子之誼倍切他人念往撫存五情空
熱嗚呼榮水之上檀山之側汝乃曾乃祖松檟森行伯姑仲姑冢
墳相接汝來往於此勿怖勿驚華綵衣裳甘香飲食汝來受此無
少無多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耶

奠陸龜蒙文

吳融

大風吹海海波淪漣涵爲子文無隅無邊長松倚雪枯枝半折挺
爲子文直上巔絕風下霜晴寒鐘自聲發爲子文鏗鏘杳清武陵
深闌川長晝白間爲子文渺茫岑寂豕突禽狂其來莫當雲沉鳥
沒其去倏忽膩若凝脂軟於無骨霏漠漠澹涓涓春融冶秋鮮妍
觸卽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煙

唐文粹補遺卷第七目錄

議辨讚箴銘誠說

昊天上帝及五帝異同議長孫無忌

王去榮不宜赦罪議韋見素

議復府兵李泌

不載元韶事迹議路隋

公獄辨楊炯

壽顏子辨皇甫湜

梁邱據讚柳宗元

藥師如來繡像讚呂溫

酒功讚并序白居易

詩賦讚司空圖

溫泉箴張說

文選樓銘楊夔

兩觀銘

陸龜蒙

隋鼎銘

皮日休

臨終口授銘

王元宗

口兵誠

劉禹錫

交難說

李觀

觀八駿圖說

柳宗元

王夫榮不宜婦

畢蕭章

吳天士帝

吳正帝

吳同類

文林

譙

卷

第

十

目

文林譙

唐文粹補遺卷第七

吳江 郭麐 祥伯 纂

英山 金勇 仁甫 校

昊天上帝及五帝異同議

長孫無忌

依祠令及新禮並用鄭元六天之議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
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按鄭元此義唯據緯書所說
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圜
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
及明堂嚴父以配天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殊乖謬特深按周
易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
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據遠視之
蒼然則稱蒼天此則天以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
是曰兩儀天尙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義又檢太
史圜丘圖昊天上帝外別有北辰坐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

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三等與北斗並列爲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元據緯書所說此乃義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沿不謬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爲天皇之例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昊天之祭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別無圜丘之文王肅等皆以爲郊卽圜丘圜丘卽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爲兩祭圜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圜丘式文旣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卽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是明堂所祠正在配天而以爲但祭星官文違明義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穀於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然則啟蟄郊天

自以祈穀謂爲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章姬孔取王去鄭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北郊分地爲二旣無典據理又不通亦請合爲一祀以符古義仍並請循附式令永垂後則謹議

王去榮不宜赦罪議

韋見素

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猶不敢擅殺而小人得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也去榮旣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伎能者亦自謂無憂所在暴橫爲郡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爲天下主愛無親疏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於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偷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歲少利豈非無法邪今陝郡雖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內無憂不克況陝郡乎無法則陝郡亦不可治得之何益而去榮末技陝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家國乃爲之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